

藝術奇譚

10312

4240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印刷

中華民國六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年三月四版

(藝術奇談四冊)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紹興葛栩存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版權所有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分發行所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武昌察院坡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藝術奇談卷四

王文恪宅

相傳蘇州王文恪公為相時構一新宅。極畫棟雕梁之盛。而術者令其夜半由後門潛移入內。則世代不絕二品官。王不肯從。仍由大門進焉。不數年家遂落。宅廢為藩司公署。二品仍不絕。惜皆自外來者。厭勝之法亦不可不信也。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葵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箇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到市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即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羣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即絕聲。一名螞蟻擺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乞人

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蠻蟻至微至蠢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黃履莊小傳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雖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為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機。極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艱。因竟不作。於是所製。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往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卧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為真與偽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

鳴如畫眉湊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蹟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為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人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舞如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繩妓

有繩妓來吾鄉。兼善弄鬟。面若鐵足。巨如籠。觀者眸眸然笑之。婦曰。諸公且弗笑。凡繩戲人皆以色咱獨以藝。諸公若愛色。則勾欄院中。豈少佳麗。何必繩。茲所乏者容耳。以身事人。固不能。但藝不在人下。今且先試餘技。視彼塗脂抹粉者何如。遂仰卧於地。伸足弄鬟。旋轉如丸。少焉右足擲鬟。高約二丈。將墜以右足接之。右足擲左足接之。更置一鬟。兩足運兩鬟。往來替換。若梭之投。若毬之滾。若鳥之飛翔。忽欹忽側。而不離于足。又以足承梯。使小兒緣之上。逐層角斗。屹不搖動。寓目者詫為奇。究緣貌故。不能得厚貲。住兩日便去。

談三

談三。開平人。瞽目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鋟鈸。凡和音叶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鎖。鋟左手。攜竹杖索。隱摘埴。凡聞鋟音一聲。即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

入室。以席布地。架懸大鑼。將大鎧小鎧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打一會。口吹鎖鎖。肘敲大鑼。右足撞鎧。順擊教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盡。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聲音畢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問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日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撞擊。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還鼓音。板還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況於足乎。兩手得音。固非易易。况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而况欲輕重疾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摹。聽音樂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淆。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目而拜吾為師者。不知凡幾。教以

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純以學而能之者也。

咒水

補山節相。自藏回川。僕沈姓。墮馬傷脊。而僵乃呼之曰。沈駝。惠瑤圃謔曰。不意司馬家僕。化作柳州種樹奴也。聞土人有張刀刀者。工咒水。使治之。張治病用兩刀。得此名。飭役喚之至。了無術家諸具。但索淨水二甌。令沈隱几。露其背。對水咒數四。以手蘸塗之。上下既遍。乃出其刀。刀不甚銳。刃甚薄。迫脊骨劃之。自項至尻。約二尺許。無點血。沈亦不覺也。刀劃處已成一溝。另以小鉤爬挲得一物。如琴之少絃。引其端掣之。亦徑二尺許。頗紐。又劃其右。亦如之。仍蘸水塗而祝之。脗然無少痕跡。而如鉤者竟復如絃矣。時胡別駕。青上患下馬癱。未潰痛不可忍。聞其技神。亦使視之。張曰。此內症。非予所及。但蒙君相屬。而不一顯其能愧矣。乃亦咒水塗患上。扶胡曰。起。胡方轉側。星礙。張迫之曰。勿慮。拔之起。坐牀沿。進履。曰立。挽其手曰步立而步。即赴牆陰小便了。不覺有舊患也。旋與衆共飯。安寢竟夕。至黎

明而漸楚。以次加增。及昨咒水時。則仍如故。蓋所治惟折傷一科耳。予在滇中。一日過五華山。輿人失足仆石上。傷其膝蓋骨。已中裂。不能舉步。乃借馬乘之歸。而輿人已來。視其膝完好無恙。云倩一咒水治之。費五百文。予以一緡勞之。欣然去。明日復來執役矣。肖廉云。軍營非若輩不可。雖中鉛子洞。胸着背。脅能搜而出之。與蒙古醫人分馳爭勝也。聞亦有能療癱者。祖氣誦咒。撮其患作勢。擲柱上或牆上。翌日則患者病頓消。而土木無端潰爛矣。此術之最高者。其次須有生氣者代之。草木禽獸皆可視其術。之淺深。嘗縛一大撮瘡空擲。嘩然長吠。如負重創。下者能移於本身。以要害處置閒散地。今痘科有人眼者。可移出著臂上。尚其遺也。術雖不正。以其療疾罕有禁止者。猶獐間中金蟬蠱。或腰為邪人所易。亦須土人療之。然皆師巫。且婦女居多。亦厲禁之所不能絕也。垓埏之廣。誠無所不有哉。又見桐下斫然。載苗人能咒人腹中所食熟肉變為小猪。噉人臟腑。然其辭但云東池王母瑤。西池王母瑤。無他秘幻也。然咒之奇驗。此與誦苦帚。

二字得道者同為不可思議矣。

桃花女鬪法

周某與桃花女。得異人傳授。均有法術。有鄉人得罪於周。欲謀害此人。彼自知不能挽回。因叩求術女。女曰。明日某山第七株竹內。有雄蜂飛出。變虎食人。汝明日切弗出門。應曰。唯。周靜俟數日。不見鄉人。知術女道破。遂啞恨於心。即邀媒誑女。欲娶為婦。女亦不却。比屆吉期。桃花女命老嫗四人。穿紅衣執箭并篩。兼藏寶鏡。以辟妖邪。否則周家門限。盡變飛蛇也。新婚之夕。周翁令阿郎變蜂採花。以破此法。而新婦已張蛛網待之。蜂入洞房。竟被蛛絲所縛。周之技遂窮。異哉。有此夫婿。既難比周郎之顧曲。復不同劉郎之尋春。呼姊差同桃葉。懸像勝換桃符。彼蜜官金翼。使覩此桃花神面。焉能不為新絡婦束縛耶。近日迎娶。用棉杖梗。以當箭篩子。內用小鏡。以辟邪。殆本此意歟。

料得神通狡猾。同雄風翻不敵雌風。牀頭莫道溫柔甚。惟有桃花坐命。

宮

化水法

聽雨軒筆記云。粵俗尚鬼。故其地師巫邪術為最多。如昔人所云。放蠱易腿之類是已。茲以目覩熟聞之事。略具數條。皆確鑿而可徵。非若得之傳聞者。疑信相參。僅資談吻已也。乾隆丙子。予客桂林。太守商公所館於署之東偏恒餘園中。書樓三間。予居其下。樓上雖未敗壞。而木皆朽蠹。小僕崔升者。本城人。一日於樓頭憑闌徙倚。詎闌干外實而中虛。從空倒墮於階石之上。頭碎胸裂。一息奄然。予以為必死矣。遂給以藥資。令其父負回。未及旬。而崔升仍進署執役。駭問其速愈之故。曰。請巫師化水耳。其法以五色紙書符其上。口誦咒。而旁人鳴鉦鼓助演之。作法良久。焚符於水碗中。以飲病者。血頓止。次日結痂矣。予視其頭破處。僅如紅絲一縷。胸前蟹如錢大。飲食行動如常。初無疾苦也。後予就館梧州。有二班役。薄暮時毆於府門之外。一垂斃矣。太守永公。命以兇犯發蒼梧縣收禁。兇犯之父叩

頭固求曰。達子素精化水之法。今請責其醫治。如不能痊。再為行法。未晚。公許之。而守以數役。是夜鉦鼓震地。其治法亦如崔升所言。次日已愈。旬餘平復。公遂重懲毆者而釋之。予所見如此。黃明懿者。臨桂人。官翰林。丁憂在籍。乾隆十一年。以佔龍隱岩官地。葬父。為巡撫所參。遣戍黑龍江。自廣西遞解。兵部發遣。明懿行至全州。倏爾不見。時州牧為紹興嚴公翼急飭役。徧尋之。獲諸高山之上。搜其身畔。見胸前挂一黃綵。囊中貯木牌。長可三寸。正面書硃符一道。背畫硃圈。嚴公正舉視間。不覺目眩頭暈。遂大怒。勾以硃筆。印以州篆。碎而焚之。火逐青烟。盤旋於空際。良久始散。明懿失聲長歎曰。此符既失。吾永為塞外人矣。嚴公好言理論。之遞解去。嚴公之姪景虞。沈益川夫子姻家也。於全州親見之。丁丑晤於梧州。屢道其事。予之所聞者如此。

嘆水縛盜

正德中。溧陽胡景春。一日重瞳。少時鬻油魯中。有全真道人。日用油不受。

值道人感之授以異術。能挾雙瓦履。飛騰空中。嘗商於陝西。夜宿山中。孤姥家。姥言此地多盜。不可宿。景春曰。止則死於盜賊。行則死於虎狼。不如坐以待之。索水盃十隻。步罡誦訣。飲水斛許。頃之盜二十餘人至。景春盡腹中水噀之。盜俱僵卧如被縛者。哀祈云。知是胡師。聊相戲耳。景春乃釋之後。其子詐為賊戲。父景春行術制之。子遂卒。

沈丹彩

六壬之術。託始黃帝。然總以管邵為宗。學者如牛毛。大都皮傳。能窺其奧。實有前知之哲。余所見者。以沈丹彩鳳輝為最。沈嘉定人。遷崑山陸家浜。少孤露。育於其祖。祖有姊婿唐翁。精壬學。唐翁無子。授以書。上有題詞云。元女之遺。授諸管邵。玉帳中黃。尤窺秘奧。會逢其適。盡忠報効。舍之則藏。枕中鴻寶。鬻及借人。皆為不孝。且曰。此道中絕四十年。汝子合夭。有遺腹孫。目重瞳者。應傳此術。後丹彩生。果重瞳。穎慧過人。於易尤為別悟。余晤於古與草堂。借通志堂經解與閱。大半俱曾流覽於易。尤邃。每舉一部。即

能言其綱目。且備言優劣。大旨以易乃卜筮之書。非可空談心性。於王程
諸說。均有微詞。最服膺者。則黃石齋之易象正。及倪鴻寶之兌易各部。其
所宗尚可知矣。在松時。有西山林塘曹姓祖塋。忽生一木。甲桃則乙李。子
瓜而丑豆。變易不常。有頑童採其實。食之而斃。因羣呼為毒樹。以沈公多
識。詢之即為占之。斷曰。此樹出海外。有海鳥銜其子。飛倦墜此。合於申年
申月申日申時。應遭雷火。衆以為誕。丙申七月。果為雷擊。因劈其木示沈。
類楊而頗香。余尚見之。又余婦之姑丈楊延沈。占病。適其家扶乩。乩上忽
書曰。沈丹彩已泊河干。可延入。比啟門。則已上岸矣。告之。沈愕然。進為作
禮。乩即書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皆習數之累。若能戒。可得一子。從此不肯
為人作課。一日五更有叩門者甚急。延之則嘉定尹。握手跪地曰。予有急
非君不能解。詢其詳。則劫盜二人越獄也。曰。予已遴幹役四十名。八漿船
四隻。分四路追捕。惟君所指。沈筮之。曰無虞。但派船兩隻。向直北二十里
外。轉而東。有枯廟。廟之外有樹。樹有鵲巢。盜寢其內。睡正酣縛之易易耳。

方為設食。炊未就。已纍然魚貫而來矣。此後有乞筮。即引此二事拒之曰。盜固應死。然伯仁由我未必非乏子之緣。此五歲兒勿作孤注矣。余欲學之為言。子未精西法。太陽過宮。尚難算準。何從定將乎。乃廢然罷。

圓光

圓光一術。法頗簡易。余所見二人。均有奇驗。一年十三歲時。春藻趙氏表姨。許字瑤瑤。將報聘。購如意雙。置盃中。啟視已失。婢嫗輩咸欲自明。乃釀錢為之。術者儒衣冠。一老學究也。所需香爐一燭臺二案上粘白紙。術者南面立。口中喃喃誦金光咒。咒外祖及沈師均習之。非黃冠秘笑也。誦半時許。以兩手摩娑拂紙上。掌中若螢火。紛紛散落。彷彿成一鏡。則衆皆見之。先是選兩童。俱年十六左右侍。至是問童曰。見鏡乎。皆應曰見。又問曰。鏡中何見。曰見一馬。繫宅前旗桺外。曰謹睇之無瞬。曰有人來解継矣。備案矣。上焉矣。術者叱童曰。急逐之勿懈。一童林姓。素黠。游移間已不復見。一童蔣姓。甚愚。則曰往東行甚速。我步亦絕塵。不敢後也。頃之曰下馬矣。

問何所。曰似府城隍廟。曰汝不可入。第立石獅旁待之。曰傳輿從矣。曰輿從入矣。曰乘輿出矣。儀衛與賽會無異也。行甚緩。盍先歸乎。術者曰第隨行。暇則流覽焉可。曰至獄廟前矣。某錢店方數錢。呼之不應。某茶食鋪。方裝柜粃。戲乞之亦不顧。皆其所熟識也。曰過秀野橋矣。一惡丐。佯死卧地。官役均不問何也。又曰過包家橋矣。術者令開門。門開見二老者趨出。一白鬚豐頰。一長髯黝瘠。證其貌則堯峯祖姑丈之父與叔童所未及見也。跪而迎。轎中人拱手。揖而隱。轎止聽事。坐呼役搜贓。兩青衣諾而入。童呼曰。奶奶何不避也。奶奶髻上珠串觸簾墮。速拾之。奶奶謂余祖姑。適坐中堂。聞外間傳言。乃起歸。內寢相隔遠。所見無少舛者。青衣奔走。幾徧童呼曰。獲如意矣。已折且破。藏廊下舊茶竈中。併獲竊者矣。問曰識否。曰識。童之父叱曰勿言。乃附父耳告之。又曰以婦女識之矣。又縛一人來。笞二十。遣去。即復旃舅乳媼及夫也。城隍即起。術者復令開門。而童已蹶然倒矣。春藻不究竊事。即飭其夫領回。其夫仍壯盛。不見。于作受笞態意陰律。

亦輕不過蒲鞭示辱耳。第越縣報府，則與陽例不合耳。越數日，青松石外叔祖蔡茂材涵青遣人來問曰：「病亦可圓乎？」術者諾之。余亦觀焉。侍童則外祖家童顏也。先所見胥與春藻同神坐堂中。青衣先於後池中帶一垂髻婢出。顏固識之。詫曰：「吳家女乃在此？」蓋僕吳良女甫十一，溺於池見女嬉笑如生時，不怖亦不戚也。神曰：「此非祟者。反之池復有一人身蛇首者來謁。」神起而問之，似是宅神。即立於旁。繼又猝一垢膩人肥而鬍責之十以曾索酒食故病，則非罪也。蛇首人與神語良久，其神太息而去。術者曰：「此病也。非常也。無能為矣。」婢溺已數年，而貌如故。地下真無歲月矣。曉嵐所記節婦已霜雪盈顛，而其夫以夭折故，依然美少年也。其言信然。

其二

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五六歲童子使視之，童子必見紙上大圓鏡，突現鏡中人物，歷歷示未來之事，猶卦影也。但卦影隱示其象，此則明著其形耳。龐斗樞能此術。某生素與斗樞狎，嘗覬覦一婦，密祈斗樞。